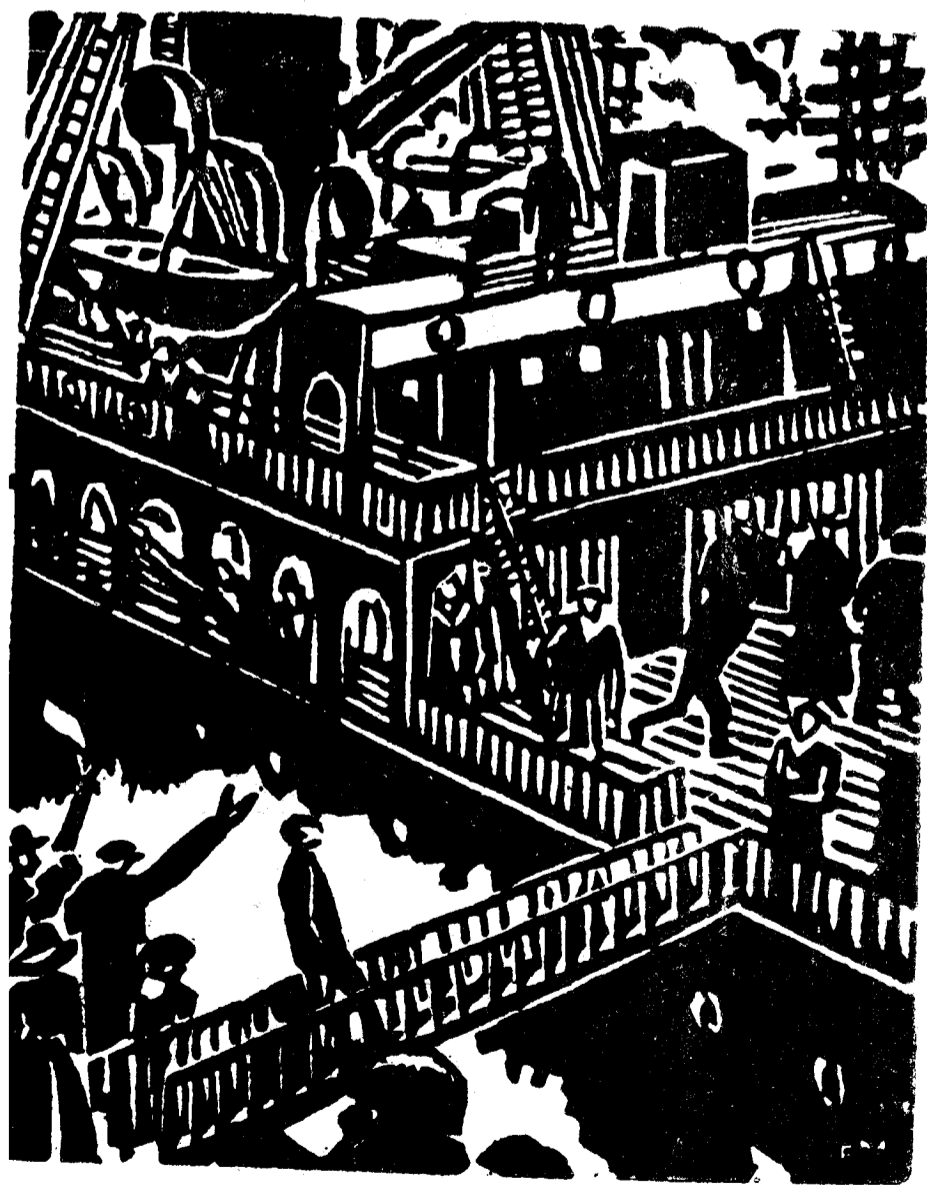


劉麻木

荒煤 著
天馬 叢書 二一
尹庚 主編



目錄

劉麻木	4
拋包	26
本分人	42

劉麻木

飯後，水手們底恣意的談笑和着那貪婪地吸着烟槍吱吱叫的響聲，被灰沉沉的鴉片烟子纏着，像團濃霧似地飄進了角落裏去又浮蕩了起來在陰黯的艙裏滿溢着。

我難耐那些水手們粗聲的哈哈響亮地在耳邊叫囂，便悄悄地走了出來站在船尾上。

蒼茫茫的暮靄在水天底遠處滿漫着；江水被尾輪攪得翻滾，撒開了遼闊的波浪，不停地襲擊着那凝着一朵朵濃雲似的有着墨綠樹叢的江岸；一隻孤鷹追逐着流浪在船底前後掠來掠去，像一團陰影似地貼緊了那被家鄉底懷念所纏繞的旅人底心。

又是在這樣的一個秋天裏，踏上渺茫的旅途的我，是有點兒感到迷惘了。

『你喝一點酒？』

在我底怔望中，有一個人用一隻手拍了拍我底

肩頭模糊地問我；當我一驚很快地回過頭去一望，
站在一個老人身邊的么哥——被人託咐照顧我的那
杜老板底姪兒——就忙向我笑道：

『陳先生！莫理他；是酒麻木！』

我笑點了下頭，也就不做聲地看了看那進去的人。
他約莫有五十多歲：頭髮早脫了頂，短短的灰白的，
罩不住那張四方的臉；額頭在臨大歲時的時候
滿是皺紋，但除此以外你就再難從那臉上找出一條
皺紋來；兩條厚的唇角和那灰澀的眼角，是像永遠
沒有點牽動似的平坦。他隨着船底震動，微顫着身
子拿起酒瓶笑對着我。我搖搖頭表示不喝，他便放
下酒瓶，非常失望地把頭也底了下來。只望着那空
了的杯子發怔。

『你已經喝醉了！』我好奇地在他身邊坐了下
來，望着那張醉紅了的臉說。

『麼事？……這四兩酒都不到……』他舉起瓶
子搖着。『這也醉？……嗜雜種！我往常……』
他、使勁搖着瓶子連身子都教搖動了，我幾乎要帶

倒下去；一隻枯瘦的手是那麽抓緊了棹子邊才正定了身子。

『他媽！倒底是上了點年紀了。』

他自己情不自禁地感嘆了一聲，望望我，却又勉強地作了陣苦笑，用解嘲的口氣向我說：『嘿！就是前年，嗜雜種！我也喝半斤……』我不經意地把眼光掉向別處瞥了一下，他好像發覺了我對於他不信任，也就再沒有說下去。那枯癯沒有血色的厚唇是看得出因為有一種憎恨而起了顫慄；想不到是爲了什麼，便又站開了。

『劉麻木！再來二兩！我們是老朋友，來談談心。你媳婦底孝順真是少有！是罷，你家（註一）……么哥！再打二兩花雕來。』

一個伙夫擦着滿臉油汗插了進來，猥褻地在臉上浮着笑，拍着麻木底肩頭說。麻木頓時很高興地笑瞇着眼，把那伙夫很親熱地拖在我剛才坐的凳子上坐下。

『花雕有麼喝頭，要喝還是喝白乾！』

『是，喝白乾！我們談點心：你家的媳婦多孝順！』那伙夫只是有一句沒一句地搭訕着，突然地，他站了起來用那粗裂的嗓子望着高興的麻木大笑道：『你家多高興！你家說，你麼樣爬你家媳婦的……』

『咯雜種！老子爬你媽……老子這末大年紀……』麻木不等那伙夫說完，就抖着身子站起來，搖着一雙胳膊，上氣不接下氣地亂罵。

『你家莫這樣猴急吵！哈哈……』伙夫做着嘴臉地望着被愚弄得那麼激憤的麻木笑得抬不起頭。

麻木亂雜雜地把低悶的嗓子抬起來叫罵，但一會就喘着氣歇住了，只不斷地捏緊拳頭槌着棹子喃喃地咕嚕：『咯雜種！總是欺老子老！要是回轉去二十年看……老子……』聲音是那麼低微而顫抖，像有什麼扼住了咽喉似的。我望見那雙灰澀的眼是滿溢着淚水了。

『你進去躺一會罷！』我說。

『爲麼事？』他憤憤地槌着棹子。咯雜種！老

那麼睜大了眼睛滯鈍地望了望猶豫着的我；終於，他苦痛地用勁迸出一口氣來，用那絕望的顫抖的嗓子像夢囈似地低喃道：

『他死了，被人家弄死了！……瘋了的雜種……我前一天去看他時候，他還是那樣說：假使他要死了，他是不願意的：他沒有過着好日子啊！……』

他伏了下去，像一個孩子般嗚咽着，抽搐着兩肩？他把頭埋得緊緊地，窒息的聲音有如一個垂危的病人在發出絕望的呻吟。我沉默着；我想，這鬱抑在他底胸間是蘊藏了許久許久而沒一個機會去發洩的；我對他沒有安慰，我讓他痛痛快快地流了一次淚。不久，他平靜了下來。我問了一聲：『你要進去躺一會罷？』他默默地搖搖頭不動，我也沒動，兩個人就那麼靜悄悄地坐着呆望着江岸。岸上只偶爾看得見一兩個迷離的人影：疏稀稀的幾盞昏黃的路燈在雨霧中搖曳着慘澹的光，是顯得那麼難耐的落寞和寂寥。

層薄薄的灰白。

坐着，腰得彎起來免得頭碰着頂上的板鋪，於是我就躺下了。當然，在這正談到熱鬧的場合的時候，我是不能夠靜靜地睡着的；我也就側着身子聽他們談——從女人身上談到自己身上，談到年成不好或者是世界不好以致生意都難得做。

猛地，麻木在鋪上爬了起來，浮腫着一雙帶青色的不眨的眼，在雜亂的人聲中，咕咕嚕嚕地不知在咒罵着誰。在我斜對面低鋪上的老鄧，就擱下烟槍咳嗽着坐了起來，摸着一臉托頭鬚髭，那麼悠閒輕鬆地一句一段地罵道：

『咯雜種！喝了幾杯酒又這末做鬼做神！是快活了！』他把眼睛眯着把每一個角落裏的人都不放過地望了一遭，又用指頭指着麻木。『哪里？我弄了點榨菜湯，又是麼好菜？他大概是打了二兩喝了——這樣做他娘底醜！等下洋鬼子查票來了，又教大家挨霉！』

『我怕哪個？……』麻木一鼓氣全身都戰了起

來，說不清楚地亂嚷：『老子……』

『真不要臉囉！說穿了值個鳥！不怕人罵？』
老鄧用一口湖北口音打着不純熟的上海腔調罵：『
棧房蛆！豬灑！』

『我老子三個字走天下……』麻木把顫得那麼
利害的手伸起三個指頭，繼續叫。

『是大夥看面子，詐倒稿吵！』（註二）老鄧
使勁地吐了口吐沫，用種鄙視的神氣皺着眉頭說。
賤房裏是作我們看；鬼曉得你家三字！真這樣：惹
得人叫滾，大夥都不好看？上了把年紀了，到這般
地步；「借人家底棚子躲雨」，不曉得檢點一點免
得人罵？吃碗閑飯夠人嫌了，還這麼鬧？咯雜種！
「麻皮照鏡子」（註三）還教人家說？』

『算嘞罷！我說句老實話，麻木！』杜老板不
耐煩地揮着煙槍說。『啞子吃餛飩』，自己心裏總
該有個數！現在到底比不得往常了！哪行生意好
做？都艱難！說是說，你總是吃殘了這一口閑
飯！』

『我往常，哪個不是人來客往的？……要是回轉去三十年看……。』

『看麼事？略雜種：我看你倒是回轉去跟你媳婦去做兒子罷！眉毛都要白了，總還記想摸奶吃！』

老鄧還沒說得完，滿艙哄起了一片哈哈大笑聲浪，把麻木憤憤的咀咒全給埋壓了下去。麻木無可奈何地躺了下去使勁搥板鋪，但隨即用一聲長長的枯寂的嘆息來代替了那種憤恨。我想，他的感慨也覺到他底手倒底是骨頭了。

第二天，船是在傍晚的時分到了蕪湖。

貨艙裏在起卸鐵軌，碼頭工人在重壓下，沉重地呻吟和吆喝，鐵軌在貨艙裏擊撞着，發出空洞洞的回應聲，正和那灰黯的堆疊着雲層的天一樣地使人感到重壓。

艙裏黑黝黝的，也睡不着，我便到船尾找着麻木閑談。麻木又在喝酒，買了兩塊蕪湖香干子嚼嚙

着。

他談起『往常』來，格外地感到興味，就和一個英雄在回憶中敘述他過去的光榮的歷史一樣；那一張平凡的找不出一絲特徵的臉，在這時候便會滿掛上一臉稚氣的笑和誇耀。他說他往常是開過棧房的；那些『雜種』們——指那些水手和茶房——就是他底最常最多的顧客，他們在那裏做『過貨』賣買，賭，稿女人。他那時候，人家都叫他『大爺』（註四）：湖北幫的茶房和水手是很少有不曉得劉大爺的。他向我說，非常感慨地，說他現在流落到這般田地，是命運——雖然他是有些懷疑，並不是作了『孽』。但是，當他憤然地覺到人家是在用白眼看他的時候，他又覺得他太老實了；怕作孽，才怕得現在這麼窮的。

『人走紅，太歲頭上也動得土！』他用一種充滿了老經世故的感慨向我說。『作孽的，不是一樣賺錢？我往常太老實，我連「餅子」（註五）生意都不做！我看不慣那些雜種。你家看吃，喝，嫖，

賭，他們哪行不稿？你看杜老板，』——他把嗓子壓低了說：『上海，九江，漢口，一個地方弄一個婆娘；他現在「餅子」生意歇手不稿，也還是坐着過！徧生蠻好！』他不勝感嘆地擺了擺頭嘆息道：

『人從那裏說起？不作孽的倒沒有飯吃！』

『你現在就是一個人？』我問。

『我有兩個兒子！不過我還是個孤老！』他寂寞地苦笑了一笑，把額頭皺紋都聚集了過來，眼睜睜地發着怔。

我想，他大概是在沉思，我也就暫時把眼光從他身上移開，沉默着不去打擾他。這時候，天上飄着濛濛的細雨，像降着霧。等他抬起頭，顛巍巍地拿起瓶倒酒的時候，我回過了頭來；我看見他那雙眼裏是透露着混濁的淚光，要在那沉重的鐵軌相擊撞的轟轟的聲音中搖墮了下來似的。他喝了杯酒，潤了那枯的嘴唇後，又接下去向我說：

『我的那個大兒子，在民國十六七年的時候瘋了！』他嘆息了一聲，接着又重覆了一句肯定這句

話似地：『真是，瘋得真到害！』

『怎麼的？……』我真是替他感到不幸的苦惱而驚異了。

『並不是真的瘋了哩！』他望着我驚訝的神氣苦笑道。『不過，他那時候簡直和瘋了一樣！你家說：他罵我，他還說……瘋了的雜種！他有時簡直說要去告我，他那時候是個什麼委員，我記不得！……』

他停住了話去想；但我想他是在找這個故事底頭緒，從他那深思的神氣上看，他顯然是因為已經興奮得不能把話很有次序地談下去而苦惱着，但他沒有一點抑制能力，仍然是雜亂地談了下去。

『我記不得是什麼東西！也虧他混的，以前在鄉裏，斗大的字怕認得兩担？——「八十歲老頭學吹鼓手」，才瘋得有個勁；整天不見人落屋，一回到家裏，就抱着書本子啃。開口盡都是字眼：他罵老子是「老朽」一開口就是「青天白日之下」要革什麼命！照說：世界要是真像他們說的那樣稿，人

哪個不愛過舒暢日子？也行得！不過，哪有麼好？人都是「將本求利」，不賺錢，人家做什麼生意？照他們那樣說的稿，老板賺「呵欠！」你想怎麼不惹人恨？我也講他不得！我說：「莫這樣亂稿啊！」他就鼓起眼睛來望你，就像你是他底仇人；他說他沒過過好日子——本來，也難怪：我發蹟的時候……」他忽然把眼睛半閉着像祈禱似地嘆了口氣。（我當時不明白這一個動作是什麼意思，但後來我知道他是有點懺悔的表示。）停了一會才睜開眼又說了下去：『我那時候發了橫，我把他娘兒三個都丟在鄉裏沒管閒；又是災又是荒，仨們（註六）就跟人放牛過日子！……』

他又停了下來，但再沒有說下去。我是有點興奮而又疲憊；我也沒有意問他讓他繼續講下去，當然，我這時候也沒有心去從他那雜亂的片斷的談話中探索這一個故事底結果。但是，那嘴角顯出一種不能抑止的拘攣，顯然是有了一種悲痛極苦惱在他底心胸激動他，他不安地站起來，旋即又坐下去，

麻木咕嚕咕嚕把剩下的一點酒都喝了下去；我望着，本想攔阻一聲，但看見那張苦痛地起着痙攣的紅了的臉，我又沒有開口。他顯然是想排遣適才被激動起來的苦惱；他用那極勉強地做作得很冷淡的聲調，有一句沒一句地，和我談些極無聊賴的閒話：但我沒有心情去聽，我只是沒精打彩地回應他；這苦惱了他，他時常張大了口望着我，好像要奮激地叫了起來，可是啊呀啊地，還是把頭掉了過去，只暴躁的槌着桌子。

有幾個人從船緣爬了上來，襤褸的樣兒像是災荒中流落出來的農民，麻木像瞅見一個好發洩那激憤的機會似他，急忙忙蹣跚地跑了過去，吆喝道：

『上去，上去，這船上蹲不得！』

『你老做點好事！我們到南京就下。可憐，鄉裏乾得荒……』一個枯瘦的老人和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抱緊了那一大一小的兩個孩子跪在一團說。

『莫見鬼……』麻木伸了伸脚要踢似的，我走了攏去，他旋即把腿拉了回來。『跟我說有什麼用

『……怎麼不上「大班」船上去？那里鬆些！』

『你老做點好事！』那兩個還是是苦求着：『你老作福作在兒女頭上……』

『見鬼！我缺德缺多了，也沒兒也沒女！』麻木皺着眉頭苦笑道。『出門人哪個不想做好事？等下看，看說不說得下來。噉雜種！洋鬼子太壞！』

那老人和女人聽了這話，千謝萬拜地在廁所邊攤下了一床破草蓆，擁坐得緊緊地。

『你們是蕪湖鄉裏的？』麻木問。

『我們是安慶來的——前天搭太古底船，在這裏趕下來的。』

『今年安慶也乾得很，』

『多少地方連水都沒喝的哩！兩個月不見雨水……唉！』老人擺擺頭長聲嘆息道。

『你幾個兒？』麻木伸手指着那角落裏的孩子問。

『是我底兩個孩子』！老人指指那女人說：『那是他媽。』

子往常……』

『做麼事？做麼事？』么哥攔阻他說。『你家真是，陳先生也不跟你吵架，做麼事這樣子？』

『我管他是哪個？』他還是憤然地拍着桌子繼續說。『要是我轉去三十年看……』他說着就把袖子挽起來，挽得高高的；我看見那枯瘦的黃皺的手臂是在跳動着一根根粗暴的青筋；他睜大了眼，滿露出遲鈍和忿忿的眼光，像要找着誰撲過去。

『好嘞，好嘞！外面風大，你家進去坐好罷？』

么哥怕他鬧——據么哥後來告訴我說，他每次醉了都要鬧的——想牽他進去；他一鬆開手倒退了兩步下來，蹣跚地站不穩脚步，但他的么哥却鼓着眼道：『你怕我會跌死？』

天黑了下來，又滴落着雨，我也隨着麻木走進了艙去。

水手們正淫猥地談着女人，圍聚在窄狹的一兩張擺着鴉片烟燈的鋪上，像一羣蒼蠅；興奮的臉在煙霧中顯着沒有睡的黄得像蠟樣的顏色，並蒙上一

『哦，哦，好福氣！』麻木像在思索什麼。

『福氣？這年頭，沒吃的；真是現數！』老人撫着兩個孩子在臉上浮起一絲乾笑。

『你底兒子呢？』我插進去問了一聲。

『你兒呢？』老人還沒開口，麻木睜大眼，有點兒驚訝地又接着問。

『去年春上到江西當伙子去了；上前線的人……一年多不見個信……』老人嘆息着；那女人伸着手到眼角邊去了。

麻木呆望了一會，和着嘆息了一聲就默默地從他們身邊走開了。好久，他又告訴我，他第二個兒十六歲就在鄰裏拉去當了伙子，他伸了三個指頭，擺擺頭道：『三年罷：我是沒見那雜種有一個字的信回來哩！……』

雨下大了。

角落裏閃着白的電光，查票的拉起嗓子叫：『買票——換票！』

『票！』一個穿着黑短衫的高個兒拍拍我底肩

頭，伸着手。

『在艙裏，』我說着要回轉身子進去拿。

『是杜老板底客！』麻木說了聲，高個兒就比我還快地轉了身子，向艙裏走了去。一道電光閃倒廁所那里停住了，高個兒走了攏去吆喝道：

『上去，上去！這裡不能蹲！』

那老人和女人哀求着，一面望着我們。麻木就打着一臉笑跑上前說：

『你家媽糊點，幾個苦人！到南京就下的！』

『我怕不曉得做好事？』高個兒把眉毛一揚，狡滑地笑道。『帳房可認得你我是老幾？』

『何必？你家！橫豎洋鬼子不到「下艙」（註七）裏來；說笑話，劉麻木，帳房先生們大概都是曉得的罷？……』

那高個兒冷冷地說：『我就認不得你家！』

『你不認得我，我認得你！……嚙雜種……』

麻木帶着幾分酒意動了氣。『賣瓜的還不曉得哪個種是白瓢是紅瓢？』

『你家等下到帳房裏去講！』高個兒還是笑着說，但反過身子就用腳踢着那一堆，叫罵着：『好說不信，我丟東西的啊！滾上去！』

麻木忍耐不住地紅脹了眼罵道：『嚙雜種！狗仗人勢！……』

『拍！』麻木臉上挨了一巴掌，高個兒掉轉身就指着麻木叫罵：

『你罵哪一個？船又不是你底：我們錯在吃殘了這碗飯！可又不是吃的你底：你憑哪一點罵我？有話到帳房裏去說。』

『你打老子！老子這條老命跟你拚！』麻木氣得臉發了青，鼓瞪着像瘋了似地直着嗓子喊叫。『老子走幾十年的碼頭，教這雜種欺！……』

『莫見你哪一代的神囉！又喝發了燒？』老鄧從艙裏跑了出來把麻木拖向一邊，劈臉就罵，一邊堆着一臉笑向高個兒打着招呼：『你家莫怪！是酒麻木！』

『都是自己人！怪麼事我替他醒醒酒！嘿……』

』高個兒打起了幾個響亮的哈哈：又閃着電筒走開了，一面拉起嗓子叫：『買票——換票。』

那幾個苦人在淅瀝瀝的大雨中悄悄地爬上了岸，老鄧咒了一陣也進艙裏去了。只剩下麻木在嗚嚶地暗咒着：我模糊地聽到一句：『要是老子回轉去三十年看……』他說了這一句就把頭埋緊到拘攣的手裏去沉默着。我知道是一陣深深的老而孤獨的悲哀在抑壓着他，我也就不做聲地把他獨自留在黑暗的艙外，讓他去靜靜他嚼味着那些苦澀的回憶，把鬱抑痛快地發洩一次……。

半夜，偶爾醒來，聽大風雜着大雨滴灑着響，想到假使到了上海還是這樣寒冷而多雨的天，而我又僅僅祇有一件單長衫，就像感到了不可抵抗的寒意而戰兢地蜷成一團了。

想到麻木，抬起頭望：麻木底床空着。

後來，我聽么哥說，他在艙外坐了一整夜。…

……

船到上海，天是晴了；太陽並且很暖和。

艙裏：人都在檢點東西，水手們唱着老是那麼熟稔與淫猥的小調，帶起陣陣哄然的笑。

老鄧換了一套白紡綢褲褂，一邊刮着那延到耳邊的短硬的托頭鬚髭，一邊在乾澀的臉上出神地笑。

么哥做着嘴臉問：『你家也跟我叔叔去？這麼大年紀還稿？』

『咯雜種！有「人頭」你怕她不一樣伺候？』

『嘿！五十多歲的人了，當祖宗供哩！』

『小雜種！我又不要你屋裏麼人：要你嫌我老？』老鄧摸摸刮淨了的臉一笑，走出了艙。……

艙裏只剩下蚊子在空了的角落裏哼，和幾個還得打掃船艙的小夥計在無精打彩地躺着亂唱。

我提着箱子走出艙來，麻木發怔地坐在艙尾呆望着岸上四散的人羣。

『你不上岸去？』我問了聲。

麻木不做聲，但提起頭望見了我底睜大的眼，也就擺了擺頭向我苦笑道：

『你家教我到哪里去？……』

(註一)『你家』：和北方您字一樣的意思：
是湖北底土語。

(註二)『稿』：這個字底意思和做，幹，等
底意思相同：是湖北土語。『詐倒稿』
有瞞住實情而虛張聲勢之意。

(註三)『麻皮照鏡子』：接下句的意思就是：
『哪一點好看？』或是：『一臉醜！』

(註四)『大爺』：是當偵探，稽查；開小戲院
茶館和棧房……之流的人物；這個稱
呼是他們間對於『玩』得有點社會地位
的人的恭敬稱呼。——在湖北這樣，
別地不知是不是這樣稱呼。

(註五)『餅子』是指私下販買的鴉片煙土。
船上水手及茶房多半做這種生意。

(註六)『伢們』：即『孩子們』的意思，是
湖北土語。

(註七)『下艙』：是水手們，伙夫及廚子們睡
的艙。

抛包

雖說還是在夏末時分，但在這沒有星星和月亮的漆黑的夜裏，空曠的江上漫起的淒厲的風，也算是有點秋底意味了。

風捲起了浪頭，嘩喇喇地疊伏着，直撲着船；滿江還有着濃煙般的白茫茫的霧，船於是走得很慢，像是在抖擻着身子爬着，深怕一下便跌進無盡頭的黑暗中去似的；那機輪的引擎轟隆轟隆的，迅速而又勻和的響聲，正如緊張着心弦在急促地吐着喘息。

老杜和李二爺底身子僵僵着，像是駝了背的老人，蜷縮地躺在那不滿三尺寬的窄鋪上；一盞只有豆般大的燈亮的鴉片煙燈，把那兩張橘子皮似的臉映得昏黃，而不時又上面閃跳着一些陰影。

『雜種！他簡直見不得女人！不怪那張眼睛耍瞎，像昨天，我八圈麻雀下地，他跟那婆娘還鬧得

才歇氣，我聽他「福祿壽」（註一）……』

老杜一邊說，一邊打完煙泡，迷着一雙細長的眼睛瞅那正半閉着眼養神的李二爺；但李二爺祇在嘴角撇一個冷笑不接腔。他無奈何，伸了個懶腰，站了起來。

『老杜就是一張嘴愛嚼些淡鳥（註二）王瞎子這趙水把一担貨丟乾盡，恨不得叫祖宗，他還有心鬧女人？』在一旁挖煙斗的童老板瞅着鋪上一空，接着就躺了下去。

『教哪個雜種不是「福祿壽」……不是聽見……』

老杜急溜了口，李二爺望着撲赤一笑，把半截香烟從那枯乾而又蒼白的嘴角里掉了出來，在黑花緞子的夾袍上落下了雪花般的灰屑。

老杜自己也笑了；趕忙拾起半截香烟遞到自己嘴裏去，一邊諂媚地替李二爺拍身上的香烟灰。李二爺還是不接腔，只接過童老板遞過來的煙槍，呼呼地，不肯漏一點煙子似地吸足了一筒；停了一

會，像是因爲喘不過氣來才讓那兩條濃霧般的煙從鼻孔裏吐了出來。

『應該！』李二爺感嘆地說；『他拐子(註三)說過，叫他莫太打緊了算盤，要妥當，多用幾個錢；我也勸他到鎮江拋包(註四)再回頭，他不聽，要在蕪湖起坡——曉得哪個雜種點了水(註五)一下子就接得乾乾盡盡！還算好人沒有露面，不然，帶到漢口，你叫老×(註六)活祖宗也是五年牢起碼，那傢伙不講一點情面，底下的爪子怕就不樂得那時候才冤，背時(十)會背出十一來了……該應！唉……這種日子，生意難得做哩！』

李二爺帶着一種飽經世故的感嘆，爲自己底平安得意地笑了，又呼呼地吸了一筒煙，滿足地閉了眼睛。

『二爺！躲一會，有人找你家！』

老鄧在門外伸進來打招呼，並做了個手勢。

二爺一個反身就爬了起來，慌忙而又平靜地皺着眉頭從那邊門裏溜了出去。

一個瘦長的漢子走進艙來；一張紫膛色的，有着很高的顴骨的臉，被一頂滿是塵漬的草帽蓋着，灰黯得很；他還穿着一件舊線春單衫，拿着一把白紙摺扇子；走進來時，一邊熟悉地和老杜及童老板點頭，一邊倒是很靈活地把那對看起來像是很沉滯的眼睛，在滿艙張望着。

老杜和童老板兩個緘默着打着烟泡，不做一聲，冷冷地也不抬頭望那一個一眼。

『你老們生意好？』那個用一隻手肘靠着舖旁，用手抹抹臉嘴，打着安徽腔調問。

『哪樣生意好做？堂客都快賠出去了！噍雜種！』

老杜搔搔腦袋，做着『一籌莫展』的樣子嘆氣；童老板就打個呵欠閉住了眼。

『李二爺這趟水大約很太平罷！』那一個望着一笑，也裝着不在意地說：『王瞎子可真是倒了霉！』

童老板吃了一驚似地，睜開眼就問：

『你聽哪個說？』

『哪一個不曉得！』

『我倒不曉得！啫雜種！李二爺年年月月，哪趟水不是搭我們的船，如今倒也「抽跳」（註七）了！』童老板裝着發氣的樣子板着臉，把打烟石扔得烟盤拍那一響，站起身跑了出去。

那個倒真一驚，把搖着的白紙扇摺了起來，急忙問老杜：

『怎麼？李二爺這趟水沒搭這條船？』

『見你的鬼！你聽哪個雜種說的？你再去問一問看！』

『他娘的！我還回不得蕪湖勒！』那個把帽子望額頭上一推，露出了幾條污黑色的皺紋。『怎辦？——杜老板！你幫幫忙罷！』

『莫見鬼囉！我這趟水做人情，才帶了一二十兩『雲貨』，就都給了你們，也不夠分！我現在又不做生意！你有錢，我倒要跟你借幾個；我窮得像廢事的！』

：『我曉得，你歇手幾年了；我也是沒有法，你看——』那個從身上掏出一張紅黃色的紙來，在老杜面前一晃，老杜沒抬頭，他又塞進懷裏去：『我還打了票上來的！你能叫我不回安慶？隨便幫幫忙，好罷，就算你借把我的！大家都講點義氣，你碰到李二爺就說一聲張某人來了的，是你作主借了幾塊錢該把我上坡，李二爺總不會說什麼，都是在外頭跑的人！就是說什麼犯法，犯的是王法，又不是犯我張某人底什麼法，我怎麼好說李二爺一定要給我幾七幾八？大家都是幫幫忙！好罷，算是你借的；隨便幾塊錢！……』

老杜又搔了搔腦袋，才無可奈何地拿了一張五塊的鈔票遞給那個。

『你也幫幫忙；你說到這地步；我不幫一點忙，我下次還好意思碰你的面？那還夠朋友？我實在也沒有多的；如今生意又沒有做，窮得只有自己知道！你接着罷，大家都幫幫忙！』

那個先還擺着一副爲難的神情，終於，把票子

往袋裏一放，拉下了帽子就要走。

『夥計，幫點忙，嘴緊點啊？』老杜做個嘴臉囑咐着那個。

『你把我說得這麼不曉得好歹？說笑話，從蕪湖上來怕沒有十多個？真的把你那點貨分了都不夠哩！好，再說我到鎮江就下哩——這幾個烟泡我拿了；好玩，我一向不吃它！』

那個把烟泡和票子用一張牛皮紙包好，拍拍身子，又搖着紙扇走了。

『啞雜種！』老杜望着那背影狠狠地吐口唾沫，嘆息般地詛咒着。

『打發了多少？』老鄧又伸進頭來問。

老杜皺着眉頭伸了一隻手，但還是得意地笑了；疲倦地又伸個懶腰。

『要是碰見李二爺，這些都會不夠！』

老鄧用手打了一個反身，也有點高興地笑着。

『快到鎮江了罷？』

『快了，貨都拿了出去了……』

老杜一聽，極有精神地撐起身來，趕緊就往外跑；烟燈跳閃了二下，光更弱小了起來。

風很大，船尾底水嘩喇喇地被撥得直叫；水花都噴噴地濺上船來了。

老杜，童老板和幾個水手在船尾捆着一包包的『貨』像打行李捲似地，用着黃色的油布包纏着，用麻繩捆了起來。

『啲雜種，怎麼還不來？』

遠遠的，像星火似的，鎮江底燈光在閃着；老杜望望漆黑的江面，還不見小划子來，焦急地伸了長長的頸頸，像一隻鴨子。

『看！那是不是的？』童老板指出了遠處一盞昏黯可憐的燈光。

『是不是「黃家」的啊！』老杜更伸長了頸子喊叫着問。

『是——黃家的：……啊……』

有了回答，那像是在風浪中快沉溺下去的呼救的聲音。

沒一會，那盞燈光飄近了。七八張嘴都一起叫起來，亂雜雜地：

『丟，丟啊！……』

於是幾個黃包裹都拋了下去。划子很快地被浪打得遠遠的，只望見一片暗影子飄蕩着；划子把燈熄了。

船上客人望不見划子了，才像經過一個危機似的，快意地長長地呼吸着。老杜高興地搓搓手，使勁地拍了童老板一掌，嚇嚇地笑着，在一張大嘴裏顯出兩顆閃着光的金牙。

『噯！天下太平！嚇；明天到南京找個婆娘「喜」一下罷。嚇雜種！……』

.....

船攏了鎮江碼頭，李二爺才又進艙收拾行李；抬起頭時只是打着呵欠；一個女人在旁邊照皮夾裏的鏡子，在那頭黑黑的有一些雀斑的臉上撲粉，時時眩耀似地，摸着手臂上的金鐲頭和手指上的金戒指，不自禁地露出黑黃牙齒作媚笑。老杜用手肘把

那女人偷地裏拐了一下，向她猥褻地笑着，像是和那低着頭的李二爺說：

『我們底賬，那末，回頭再算罷……』

『好！』李二爺低着頭點頭；那女人簡直要笑出聲來一樣了……。

在李二爺上坡時，童老板使了個眼色給老鄧，老鄧就趕忙跑了攏來，堆滿一臉笑說：

『二爺！我打算跟你家借點錢……我跟童老板想帶點小貨回漢口。』

『我回頭就叫小李跟你們送來，這趟水，難爲你們照應。』

『哪哩？噯，都不是外人，你家這樣說！嚇……』

老鄧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條縫似的；望着李二爺上了岸，向跟在後面的童老板做着臉嘴笑道：

『他這趟水「一帆風順」，這個數，』他伸了三個指頭。』大概會有罷。……』

『李二爺在這裏麼？……』

『哪個？』老鄧一怔，回過頭問；『哦，你老王！二爺剛上坡去了。』

老王長長地嘆氣走進艙裏，老鄧望着那憔悴的飢瘦的臉面，驚異地張大了眼，但隨即變了臉卑視地淡漠地問：

『有麼事？夥計！好啊？』

『談不得！堂客死了，棺材都沒有！』老王勉強地做個苦笑，擺着一隻烟子熏黃了的手。

『那才好，死一個飽一個！你現在可以多抽點啦！』

『唉，幾個仔，飯都沒吃的，哪裏還有錢抽？今天特爲來找李二爺想點法子……』

『倒底年輕……』老鄧狡猾地微笑着，諷刺道：『撒一網吵（註八）！啱雜種，我死了堂客，撒一網，倒賺百十塊錢！』

『唉！……我是幾個仔不得了，堂客還不是將就埋了算事？……』老王覺察到老鄧在嘲笑他，自己就急忙打開了話頭。『夥計！有沒有香烟？』

『鴉片我不愛抽，還愛抽香烟？有卵的味道？……』

老王苦笑着臉和老鄧搭訕了一會，失望地走了；直顫慄着僅僅只穿着件單舊洋布衫的身子。

『啫雜種！不曉得死活；年紀青青的，哪一樣不好學？學上抽鴉片——』老鄧像是感嘆而又卑視地吐着唾沫，望着老王的背影罵。『裝得倒像：上趟說是死了娘，這趟又說死了堂客，要死的人可真不少……』

船拉了聲汽笛，快開了；小販亂雜雜地從船頭跑到船尾喊叫着。

老鄧也焦急得兩頭跑，瞪着眼望着碼頭上忙亂的人羣，總想望着一個熟悉的影子——小李。但船已經收起跳板了，不見童老板，小李影子也不見。老鄧憤慨地自語地罵了：

『啫雜種！真做絕了才好！看你李某人還能在長江走？……』

『罵那個，這麼清閒？』

童老板拍拍老鄧底肩頭，接着在他面前遞過一張鈔票來。老鄧一笑，接着又換了一副着急的神氣說：

『你家真是！我急死了，一望不來，二望也不來！唉，沒有出事吵？……』

『出麼事？出了事，還想有錢給？』

老鄧過細看了看手裏底鈔票，拿着拍拍，高興地笑道：

『噉雜種！除了這生意，有哪一樣好做？這種世界！……』

老鄧抓緊了鈔票，像不勝感慨似地嘆息這種世界了。

（註一）『福祿壽』：這裏底下的一個字爲『喜』；是水手用來代替男女間性關係的文雅字眼。

（註二）『愛嚼些淡鳥』：就是講愛些無味的話。

（註三）『拐子』：是兄弟間對老大的別稱。

其意不明，是爲湖北土語。

(註四)『拋包』：偷運鴉片到上海或南京，避免關卡緝私，多半在鎮江不遠處，把貨拋在小划子上，（也有拋入江中，在以後再去打撈的）繞道運輸；這叫做拋包。

(註五)『點了水』：就是被人漏信報了關卡：這種報關的人也叫做『水客』。

(註六)是湖北禁烟處的什麼人；大概是很嚴厲。

(註七)『抽跳』：就是說：人過橋後抽了跳板，爲人陰險奸詐而且負恩忘義的意思。……

(註八)『撒網』：就是俗話『打把勢』是在危急貧困的時候，藉做壽，舉喪……等等『紅白喜事』爲名，收禮物禮銀的把戲；本來，似乎是一種講『義氣』的舉動，藉自己底交遊，叫朋友們幫

忙的；但很多是變成了一種變相的『敲詐』，在官場中，在流氓階級中，這種法子就很盛行，於是一般地講起來，似乎是很不名譽的事。』『撒網』大概是『撒網趕魚』的意思。

本分人

我準備走；這天傍晚 我便慌言出外散步——
其實，天正下着濛濛細雨——從家裏跑出來，去打
聽我熟悉的船期。

江上漫着一陣茫霧，小火輪蠕動着，不時像迷
了途地尖聲叫着。帝國底軍艦上，偶爾傳來抑揚的
軍號聲，充滿了淒涼的意味。沒有船泊的碼頭上，
怪落寞的，祇幾個碼頭伙子沒勁地縮身在躉船底簷
下，靠着担吸煙。問了船期，徘徊了一會，覺得江
風吹着，身上底短衫是太單薄了，便繞道從正街上
走了回去，我先是沿着江邊的馬路來的。

打一條窄狹的但塞滿人車的街道走過時，在那
一個黑的泥濘的弄口，有人叫我；因為那人叫着我
底小名，我有點驚異地停住了脚步，側身到行人道
上去。

借着一家店舖的燈光，看清了那張清瘦的臉

子，我走上前去叫了聲：誠叔。

『幾時回來的？來，來；跟我到漢口飯店去。』

『我這樣子……』

『怎麼，沒穿你那藍布大褂？』誠叔露出黃牙一笑。

被他這麼一說，倒不好意思拒絕了，就不做聲地跟着他走。這時候我才端正地瞅了他兩眼，他還是老樣：面龐光光的；祇嘴上很整齊地蓄着短鬚。這麼涼快的天他還穿着一身白印度綢的衣裳，給風吹着纏在身上，他那瘦骨頭架子全給顯露出來了。

『你跑出去一年多嘞吧？』他回過來問。『稿些麼台子(註一)，在外頭？』

我笑笑，正覺沒話答應他，我們剛巧已經走上了門階；等我趕過去，他也沒有再問，就領着我上了二樓底一間房裏去。

房裏塞滿了的人；在中央，斜着角擺着的一張紅木棹，正響着『麻將』聲；看牌的人和妓女們把棹子圍得滿滿的。妓女們尖聲的笑，叫，罵，和着

粗聲的猥褻的笑叫，罵；並常常帶着一陣鬨笑。在大沙發上，有一個抱着妓女聽她唱；但她常常笑斷了腔，因為有手在她身上捏摸；她時時那麼費力挺起胸唱，使我覺得那瘦的身軀簡直像一個蝦子在動。鴉片煙，香煙和濃厚的脂粉汗氣混淆的氣味在滿房里飄蕩着，剛從清涼的江邊走來的我，簡直有點感到窒息了。

有人不經意地瞪了我一眼，隨即又各人做各的去了。誠叔走過人叢時，老是伸手偷偷地去摸妓女底胸脯和大腿，被妓女故作嬌聲地罵着，自己也發出乾澀的笑聲來。

『到這小房裏坐，胡生！』

掀開一個白門簾，我跟誠叔走進一間側房裏去。我望望，我是有點不耐的心情了；這間一丈見方的小房，我簡直覺得充滿了汗臭。一床闊簾上對面躺着兩個人在不住地抽鴉片，一個妓女就歪着屁股在那里燒烟，在床沿坐着一個四十多歲，滿臉橫肉，有一雙迷眼的漢子，他攔腰摟着一個不到二十

歲的妓女，把長的滿是短硬的鬍鬚的下巴攔在她底肩膀上，一面把兩隻手抄摸在腰下蠕動着，一面和人談話。

『這是劉叔叔！』誠叔替我們介紹道。「這是××的大兒子！」

我笑點點頭，那個漢子就像覺得有點害羞地推開那個妓女，擺出手來招呼我，遞烟我抽，沒口子說：

『你坐，你坐！你老人家好叻？』

『他不抽烟！莫跟他客氣，你玩你的！』誠叔把那個妓女又推到那漢子懷裏去。

『好，好，隨便玩，莫講究。』就好像對自己說似地，那漢子頓時又和那妓女去糾纏了。

躺在床上的兩個，都站起讓了誠叔。誠叔躺了下去，叫我坐在對面；我沒事做，就聽那個漢子和那一個戴着尖瓜皮帽子，說話搖頭晃腦，老是愛把那小帽子推上推下的瘦子談話：

『我如今不能管……』姓劉的說。『老×的

事，說不對，哪個都下不來！——咯雜種！又動，去你娘的！』他大概是捏痛了那妓女哪里，妓女不住地扭動身體，他不耐麻煩地罵了，就推開了她。

『不過，你家總得……看兄弟底面上，你家也總得幫幫忙。』

『沒有法子！我不能飛飯票子玩！』劉老說得乾脆，瘦子把瓜皮帽推上額頂，滿頭汗地，望着老劉怔住了。但老劉一會又狡猾地笑道：「你真傻！人還怕錢軋了手？不過如今，咯雜種！老×的話真難說……慢慢再說吧。」

『那末，前次福記拿的款子……』

『他姆媽忸的！』老劉臉上底橫肉一閃，拍拍茶几就站了起來。『我吃了你的，咯雜種！人心不知足；我請幾次客，開他娘一個多月的旅館，爲的哪個？不叫他人「出面」，丟這個烏錢還說廢事？』

瘦子直瞪眼，搖搖頭，也就不做聲地站起身子來要走。老劉這時候却又心平氣和了，拍拍瘦子底

肩膀，關切似地說：

『你還叫他避避風頭。這如今，是堆狗屎也有人想沾一頭的！』

瘦子陪着臉無奈何的笑，推下額頂的瓜皮帽走了。

『這雜種吃了哪個底糊心湯圓？如今「貨」落水（註二），還不把手；倒來找麻煩！』誠叔不知在什麼時候，一下子繃緊了臉，一邊冷冷地說。

『老大！你這張嘴少管閒事。』老劉也冷冷地說；但使勁地瞪了誠叔一眼。

『明天在我這裏拿十幾塊錢去用！』

『我希罕你這幾個錢？』誠叔底兩隻小眼，眨都不眨地，直望着自己手裏黃澄的烟泡，冷笑着說。

『我們兄弟兩個麼話不好說？』老劉帶着輕蔑的笑，在烟盤底裏扔下三張十塊的票子，掀着門簾走出去了。

誠叔先正眼都不望一下，但等老劉走出去了一

面揣着鈔票，一面望着打了呵欠的我抱怨道：

『你這個佻！見人話都不說！』他用他烟黃的指頭敲着烟盤，感嘆地說。『太本分了！這如今，這種鬼世界，就要你鬼混才行。你看我，一把的，都跑上我前頭去了；哪個不比我強？啞雜種！我稿一輩子，也還是「外甥打燈籠」(註三)！沒有法子人太本分了。』

誠叔不時摸着整齊的短鬚嘆息人已經老了，到如今還沒個好『下場。』他憤憤地罵過去一批的朋友，如今『上了台，』不記得他；倒是這些鬼混的人講點義氣。

誠叔曾經確實做過不少弄錢的事，但是他沒有賺到錢；連一個獨兒都窮得送出去學打鐵，逃跑了十多年，影信無踪。我想到他過去底模樣；圓臉，眼睛發亮，愛穿『中山裝』，不大愛說話，老是抽烟，在烟霧中就常是愁着臉兒沉思什麼，拿着報紙，低聲地，激昂地爲蝸蟻的國事發出陣陣感慨來……又望望他現在蜷縮在鴉片烟盤底旁邊，枯瘦而

蒼老，在額頭堆滿風塵的皺紋的樣子，我也不禁惹上了些老人似的回憶中的傷感了。

『你還記得以前跟李叔叔當差的狗子麼？』

誠叔忽然記起什麼來地問我，但不等我答覆，他接着把話說下去了：

『打哪里說起？他這如今出進都是包車，在緝私局一月拿一兩百塊錢！有麼本事？「屙擔倒下來」一個「一」字怕都不認得！這如今，就是這種鬼世界！我講個笑話你聽：從前跟我的老張，這如今在做「白面生意」；自己一天就吃他娘四五塊錢。可是人倒是養得白胖的了；不曉得哪個雜種偷的些西洋參來賣給他，他不要，說了多少好話，三盒西洋參才換了點「麵子」（註四）。他吃着好玩，一嚼一根。你猜他說什麼？他說：這是什麼——胡蘿蔔干？我真不禁嚇地笑了一聲。但誠叔在嘴角撇一個苦笑，正正經經地繼續說：

『你笑？如今就是這樣：管他娘做麼事，你要賺得錢，混混懵懵地過，蠻好！讀書明理，講本

分，才真是活見他娘的鬼！老子們往常一心講清白，本本分分地，深怕弄一個冤枉錢！這如今家破人亡，到處打光棍！啷雜種！爲麼事：這如今弄得無家可歸！……』

『大姐現在好罷？』我怕誠叔發太多了牢騷，等一會惹着他傷感，便移轉題目問他底女兒。可是，沒想到談到他的女兒，他變得更暴躁而又憤慨了：那一盞燈照着，反映着兩點火星的小眼起了燃燒似的。

『……老子先跟他找這個人家，她說老子賣了她，這如今養了兒子，在人家屋裏做了「併頭大」（註五）管了家，又總是嫌老子窮了丟她底臉！麼事親生骨肉？沒有錢總親不了！』他嘆口氣，緘默着。停一會，又着我望一眼，顫顫地道：『我也是命該！一個獨兒，連死活都不曉得。要是在，比你大兩歲，不也成了人？』

『你家也打聽打聽看！』我安慰地說。

『我打聽他做麼事？』他狠狠地瞪我一眼，就

像覺得我不該說這句話似的。『我沒有養他，也沒有教育他，見面也祇有那末大的情分！』雖是這麼說，但嘆息了一聲，被煙燈照成昏黃的淚珠，也竟撲簌簌地沿着那枯瘦的臉頰流下來了。

我並不是同情地沉默着：我這是想不出什麼話來說。我望望這間黑狹的房子，聽着房外粗暴，猥褻，尖聲的噪雜和鬧囂，起了一個幻覺。我相信誠叔是被扔進一個泥坑裏去了，但他並不想拔起他底腳來，他愈悲哀地感嘆這世界，他却一天一天愈陷得更深了。

那才在這房裏的瘦子，忽然伸了頭進來，他很快地就又縮了回去；但這時候誠叔一丟烟槍，驀地坐起來叫住了他。

『麼事？』那瘦子一推瓜皮帽，滿臉愁容地坐下來問。

『我問你！』誠叔狡猾地笑着低聲說。『福記一次拿了多少錢來？』

『我不曉得，你家……』

『莫裝佯！』誠叔摸摸下巴，冷笑道『「盤子裏栽荳芽」（註六）我哪樣不清楚，老實說，你從中吃了多少？』

『叫哪個雜種養的……』

『莫賭豆腐咒，哄鬼！我到福記裏去說。』

『你家有話直說，扯什麼卵談？』瘦子氣變了臉色了；但還是壓低嗓子說。

『我有廢事；』誠叔敲敲烟盤微笑道。『借兩個錢用用！』

『你家真是！』瘦子又推了下瓜皮帽，鬆了口氣。『不早說，二十塊錢夠不夠？』

誠叔笑點點頭，這回很敏捷接過鈔票就揣到懷裏去了。

『明天在小紅家裏「碰和」（註七）來玩！』

誠叔躺下去，向瘦子笑道；但瘦子苦笑了一笑，餘氣未盡地一掀門簾走了。望着那「本分人」——誠叔好像還在稱讚自己底手腕，在枯瘦嘴角揚着得意的笑，不知怎麼地，我陡然起了一陣難堪的憎惡

心情。我於是站起身子來要走。

『這佢！還早，回去做麼事？』

『我頭痛！』我這本分人扯謊了。

誠叔望我一眼，會意地向我苦笑道：

『我曉得！你這本分佢，一定看不慣這些！……』

被誠叔說破了我，我反更堅決地要走了。但這一點也不是爲了不好意思，我很是難過。

像打發一個小孩子似的，誠叔叫茶房給我買了些新鮮水菓，並且給我雇了一輛人力車。

剛下樓走到旅館門口，我抬頭望那間房，聽見一個熟稔的聲音在唱：

『平生志氣運未通，似蛟龍困在淺水潭……』

那是誠叔最愛唱的『打鼓罵曹』底頭一段。乾澀的嗓子，聽不出一點韻味；但是我覺得，那是充滿了他自己底感慨。

剝了一個青皮橘子，遞一片到口裏，酸澀澀的味覺，簡直使我打了一個戰慄。從車蓬裏望着浙瀝

的大雨在閃光瀝青路上迸濺，前面黯淡又遙遠得很一樣；我會心地微笑着，想到誠叔那個『本分人』，不知不覺地也哼了兩句：

『有朝一日春雷動，得會了風雲上九重！』

但哼完了，倒莫名其妙地感到一陣無聊的傷感。望着前面閃幌的昏濛的路燈發了一會怔，我就又遞了一片橘子到嘴裏去，——這回是酸得更難受了。

（註一）：就是做些什麼的意思。

（註二）：『貨』是指私運的鴉片土；貨落水就是說給拿住了。

（三註）：『外甥打燈籠』，照舊（舅之同音）

（註四）：是紅丸。

（註五）：小老婆和大老婆不分大小，一般大的意思。

（註六）：『盤子裏栽荳芽』，荳芽『根』，盤子『底』都看得很清楚；『明白根底』。

（註七）：約人到妓女家打場『麻將』，給妓女抽頭錢，就叫做『碰和』。

天馬叢書目錄

(創作之部)

16	女人的故事	(草明女士)
17	夢一樣的自由	(歐陽山著)
18	愛	(沙汀 著)
19	沈鬱的梅冷城	(東平 著)
20	葉伯	(吳奚如著)
21	劉麻木	(荒煤 著)
22	情形小說	(巴夫 著)
23	速寫集	(方之中著)
24	邂逅	(聶紺弩著)
25	制服	(魏金枝著)
26	(題未定)	(張天翼著)
27	山中牧歌	(艾蕪 著)
28	懷舊集	(何家槐著)
29	江之歌	(龐蔭 著)
30	懋庸小品文選	(曹聚仁編)
31	夜風	(常吟女士)
32	行軍	(葉紫 著)
33	投水	(尉文 著)
34	另一個世界	(潔音 著)
25	美洲的	(洪庚 著)
以上小說類與散文類		
36	太平洋上的歌聲	(謝冰心)
37	雪天	(白曙 著)
38	生活	(潘風 著)
以上詩集		
39	賣牛	(石靈 著)
以上劇本		



初版日期 民國廿四年九月
發行者 韓振業
出版者 天馬書店(上海
北江西路海寧路北三六八號)
定價 實售大洋二角正